

【活色生香】 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

重生时代

2021年的娱乐圈，显得步履匆匆又“兵荒马乱”。市场规则经历了资本周期的验证后因果报应，那些提前降临的幸运似乎一夜就被命运的大手收回，流量散去，热闹散去，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重生时代。

过去一年，主旋律作品以胜利者的姿态强势回归。中国电影票房仍然在全球电影市场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席位，票房再创新高，《长津湖》更是刷新了《战狼2》的纪录。电视剧领域同样战果辉煌——以《山海情》《觉醒年代》为代表的正剧，既有市场热度又有口碑。很多优秀的电影团队也降临到了网剧的创作队伍中，使得国产影视剧的发展真正融为一体。而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
【如是我闻】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想起“纸老虎”

延安接受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的采访，提出了著名的比喻：“美国反动派是纸老虎。”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，当时的口译员只好将“纸老虎”译成了“scarecrow”（稻草人）。毛让翻译停下来，要斯特朗说明一下“scarecrow”是什么意思。斯特朗解释说，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，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各种到田间偷食的鸟类。毛表示这样译法不好，并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。他说，纸老虎并不是吓唬鸟类的东西，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。它看起来像一只猛兽，但实际上是纸糊的，一受潮就会发软，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垮。于是，生造出来的英语单词“paper-tiger”就出现了，并且之后在德文、法文等西方语言中，“纸老虎”成为了尽人皆知的一个词。甚至在西班牙语中，“Un tigre de papel”让人想到的是哥伦比亚导演路易·奥斯卡·邦纳诺的那部真相与谎言并存、事实与虚构交错的影片。这也赋予了虎年以全球意义和哲学的深度。

【烟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拼图式过年

马亲住在马来西亚，每年除夕，我们十多人分乘几辆车，浩浩荡荡地奔向吉隆坡，几代人齐聚一堂，在爆竹的喧闹与烟花的璀璨里，在祖传美食的袅袅香气中，共享温馨亲情。

最近两年，来势汹汹的疫情继续不去，阻断了回乡之路，我们只能留在新加坡过年，按照政策规定，每户人家每次只能接待5名访客。我们不能大开门户让客人自由来去，我们只能以拼图的方式来过年——把亲情切割成一块块，让人按照预先切好的时间前来拜年。听起来非常滑稽，然而，能够在疫情肆虐的当儿，在零碎而又美丽的拼图里共庆新年，是值得庆幸的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三只老虎

记得刚读高一理科学班的时候，第一堂课，儒雅的班主任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：戎寅生。我于是知道，啊，老师是属老虎的。高二的时候，他去某财经大学教书了，以后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，却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。对于我这辈人来说，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，最直观的就是属相了。

农历年十二个生肖轮回，除了龙，都是很日常的动物，不知是否悠久而稳定的农耕社会的原因。人们还经常抽象出那些动物的秉性，来预测人与人的关系。而虎的威猛气势，现代社会里的珍稀，又让它经常出演正剧的角色。

今年我家有三只老虎过本命年。我妈妈、女儿、先生，都属虎。书橱顶上曾经从大到小排列了一队玩偶老虎，有的憨态可掬，有的横眉立目，先生说，二虎斗一龙，就是为了镇住我这条龙。岁月流逝，它们在黯淡下来之前，就被“消失”了。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回家，不仅是身体

虎年春节立下一个flag：工作与生活严格分开界限，把属于家庭的时间真正还给家庭。办公室就是办公室，家就是家，家不是刷手机的时间，也不是在线工作和网络社交的延续，而是身心和家人在一起。说到回家，很多人可能都只是“身体”回家，而“心灵”并没有。身体在家中，心却游离在他处，对家庭很不公平。

一个作家的这段描述曾激起很多人的共鸣：我们把最好的笑脸展现给领导和客户，却把厌烦的表情留给家人；我们用宽容大度来对待别人的错误，却对家人百般挑剔；我们一遍又一遍教别人一些简单甚至弱智的技能，却用不耐烦来回敬亲人的每一句询问；我们在外面谈笑风生，却在关门的那一刹那换上一张无趣的脸；我们，

【随手拍】

城市天际

新年伊始，闻名全国的服装批发中心——广州白马服装城，3个“蜘蛛人”在清洗外墙。墙上装饰着波浪纹线条，“蜘蛛人”宛如冲浪般飞跃在浪尖上。正午的阳光下，一幅夏日海边风景，跟底下大街的杂乱无章形成强烈反差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ycwbwyb@163.com

【横眉热对】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新生

习一直在延续，伴随着几近麻木的应酬，还有不少场合上的话。这些话，别人不记得，自己也即讲即忘。

人生的改变有时没有理由。如果要寻找理由，那就是，必须改变。

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警醒！

似乎可以为某种遥远的想法留下更多的篇幅和更多的文字。已经过了不惑，剩下的就是曾经的心事，仍然挂念着，无法不惑，还耿耿于怀。这样一来，对于虎年就有了热烈的盼望，借着虎的凶猛，借着虎意的奋勇，丢掉不惑，收拾迷思，好亲手去创建一座纪念碑。

认真想来，的确，怎么我居然就本能地听到了那无声的啸叫？

我信然了：虎年是一个关于新生的契机，于个人，于国家，于天下！

女儿生于夏天，她几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带着她去上海动物园，那是我小时候上幼儿园每天都会从竹篱笆钻进去逛一圈的地方。驮着她终于走到虎山的时候，老虎懒洋洋地隔着水面盘踞着，肩上一只只小老虎却呼呼睡去，怎样也摇不醒。枉费了我想让她与真正的小老虎对视一下的愿望。她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偶然进了一场马戏团的表演场子，当驯兽员挥动长鞭，声响震耳，皮色萎靡的老虎瑟瑟发抖被驱赶上场，预备钻火圈，我赶紧带着她退场……孩子对某个动物所赋予的情绪，很大部分是后来的童话故事动画片教化的。女儿这一辈的孩子长大了，却绝少用“属”什么来标注自己。

偶然看到，有个统计列出中国包含“虎”的265个成语：虎视眈眈、虎踞龙盘、虎口拔牙，这种“虎”在第一位的，画虎类犬、调虎离山、与虎谋皮，这种“虎”在第二位的……谁能说语言仅仅是语言呢，中国人复杂的心理也在这些浩瀚的词语里闪烁。

虎年七日谈 七音合奏

洗净铅华的字里行间，跳荡着激情的浪花，氤氲着他与昆曲的深情

让人读到泪光的“私人文本”

□ 莲子

日记，是一个人灵魂的隐秘之地，也是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流淌。在中国昆曲传习所成立100周年之际，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近30万字的“私人文本”《念白——柯军昆曲日记》走进读者视野，洗净铅华的字里行间，跳荡着激情的浪花，氤氲着他与昆曲的深情。

阅读柯军日记可以知道，他从12岁走出家乡昆山，一头扎进昆曲的怀抱，与昆曲结缘已四十多个春秋。数十年的熏染，《夜奔》里林冲的士子精神；《沉江》中史可法永不言败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忠烈；《望乡》中苏武爱国忠贞的节操，都和柯军的生命相遇并融化在血脉里。在柯军的演艺生涯中，他尤其看重对身逢乱世传承中华文脉的贤良俊杰的演绎。这个题材在戏曲史上前无古人，年龄跨度大，需武

从思想史、文化史出发，结合社会史对两汉之交的时代背景作系统测绘，将王莽放置其中，剖析他的世界观构建与行事逻辑，重新审视他以令人目光看来或荒谬或“先进”的举措

厘清对王莽的“戏说”与“误读”

□ 王琦婷

王莽是史学界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。自班固《汉书》以降，古今中外诸多学者对王莽评价褒贬不一，分歧极大，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，除了相关史料较为单一及王莽性格行事的种种悖谬难解之外，亦与时代观念的演变、学者所持的角度方法不同有关。选取恰当的研究角度显得非常关键，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，“最好要检讨当时的时势，把王莽置于那个背景之上，然后再从事全盘的观察”，指出综合考察时代背景是解读王莽的一处突破口。这与文史作家张向荣新作《祥瑞·王莽和他的时代》中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
《祥瑞》一书从思想史、文化史出发，结合社会史对两汉之交的时代背景作系统测绘，将王莽放置其中，剖析他的世界观构建与行事逻辑，重新审视他以令人目光看来或荒谬或“先进”的举措，厘清时下的种种“戏说”“误读”，还其一个相对清晰的历史面目。

以文化史的目光来看，西汉至新莽的历史时空弥漫着浓厚的“天人感应”“五德终始”“祥瑞灾异”氛围，这些出自儒家的谶纬思想不仅塑造了王莽的信仰抱负，亦深刻地影响着西汉的执政决策和社会意识形态。儒学自汉武帝时被推上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后，开始全面介入国家的政经、司法、官员选拔与日常行政事务中，再到王莽时儒家理念已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方面，成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底色。因而分析儒学与西汉执政的互动关系，在其体系里观照王莽，能建立一个客观并符合历史语境的参考坐标。

有了儒学此坐标，王莽身上的许多争议点会得到一个比较系统的解读。譬如在“代汉”这点上，王莽以孔子“外王内圣”的理想作为人生目标，希冀能复原上古时的“仁义大治”社会，他认为自己取代汉室完全是顺应“火德销尽，土德当代”的天命，遵循尧舜禅让的古制，具有正义与合法性而非“篡逆”。客观来说，王莽的想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舆论支持与民意基础。汉武帝时的穷兵黩武令到国家人口减半，至西汉末年伴随自然灾害频发，不聊生，汉昭、元、成帝时期已有臣子公开议论皇帝应禅让贤能，到了哀帝时就连底层百姓亦广泛流传“汉祚已衰，新圣将起”的言论。其中固然有各利益集团借灾异符命等谶纬思想来“妖言惑众”达到政治

部分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，常变成明显的应景之作，过于概念化

回到艺术的本位经营作品

□ 龙扬志

前些天，拜读了衣向东的大作《身份》，这是一部以侨乡江门革命烈士龚昌荣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。小说主角龚瀚文当过兵，当过陈皮店老板、家具店老板、裁缝店老板，很多身份集中起来，印证出其作为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的信仰，也因此回应革命者对“身份”的认可。

小说的活动场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，但是作者对岭南文化太隔，既没有本土风物描写，对吃穿住行这些日常细节也缺乏描写，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有点不可思议。因此，艺术上跟《虾球传》《三家巷》《香飘四季》这些书写岭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没有太多承接关系，比如《虾球传》大量笔墨写到修顿球场、佐敦道、红磡这些耳熟能详的地名，药贩、扒手、警察、私娼、店员、流浪汉穿行其中，生活气息相当浓厚，对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珠三角地区进行了成功的历史再现，成为粤语区读者喜闻乐见的精品。《身份》作者可能因为缺乏生活经验积淀，完全忽略了粤语方言在日常场景中的使用，使得语言这一最能体现岭南生活质感、市井气息的文化环节缺席，与现实形

成了明显脱节，通俗地讲就是不接地气。读完小说，读者看不出这是发生在珠三角的故事，因为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和任何时代背景中都没有什么区别。

在故事讲述方面，《身份》给人的感觉是记流水账，穿插各种来不及处理的行动计划，或者是交待一下除奸及其结果之达成，只是双枪一响，敌人立刻完蛋，斗争场面全靠读者脑补。而且作为描写特工的作品，缺乏对人物明争暗斗的心理描写，显得过于粗糙。怎样写好历史人物，在大致符合历史的前提下，必须充分放开想象，才能真正展示出人的内核，让小说回到文学的层面。目前部分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，常变成明显的应景之作，过于概念化，没有与具体的生活产生关系。

任何作家，只要脱离生活、脱离文化环境，就难以保证写作不失艺术水准。作家不能凭空想象一种没有细节支撑的生活场景，他所缺乏的，必然在作品中映照出来。让历史题材获得书写的可能，必须加强历史与艺术的对应关系，打通艺术的想象空间。其中的关键，应该回到艺术的本位去经营作品，这就需要艺术创作者沉下心来，品味历史，精心设计，用功打磨。语言、结构、思想等层面的工夫必须做足。不然，就是再重大的题材，再高大的人物，也难以呈现出其内在的光芒。